書

與王謙仲

某違遠誨言三撥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諭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供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爽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茲無足怪獨陰氛重棟殊未禦清葵藿之心不能不為大明惜之心去冬不頓着足閒豈只欲休去歌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晚事此蔽未能遽解則此行殆為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旨慶此非尺牘盡辭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孺子乃將為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

如有舊有拙疾衰苦中大作幾至於顛仆月頻愈今頑健復如
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弊庐兩
舍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庐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
中有僧瑩者為寺其陽名曰應天寺發久矣至庐毀撤無餘故
址埋於荊榛良田清池沒於草莽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庵以相
延士冬嘗一登山見其盤復建一草堂于其東山間亦粗有田
可耕社日後將二息僧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及發茲山之祕
要須之處眼界勝絕乃曰來僧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
址未慊人意方於勝處為方丈以居頑視山形宛然鉢象遂名
以象山草堂則命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
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為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寓在山下南仲
諱運其諸子郎流居鄉陽其諸孫逕咸在故里皆學尚儒術若亦
多游從者彭世昌緣有開山之役諸張實佽助之其經營之初

亦張為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庐於東塢之下北
方丈為小高名之曰慵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
也一家結庐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
相繼而來結庐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
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
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
不下百畝泓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
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將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
有繡經石可憩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歌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
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壁湖在其巔天成一池
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庐居之自壁湖而北數山之外有
馬祖菴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漫月池有東壠有樺木壠有東西
塢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嘉者若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

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峯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群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靡利吳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峯昂首窮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畧貫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巍如石琵琶諸峯嵯峩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聞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岩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嘗沒於蒼茫烟靄中矣彭世昌去冬亦嘗至無為求見挾拔山之書聞沿行之怔不及瞻望今已息有其學耕於此矣此公志向不肯錄錄人皆謂之狂生然其平生所為甚異流俗為私者嘗少而為義者嘗多惜其前日不甚得從師友擇之未精耳自此當有可望

世昌歸適須教論專人荐至連奉好音慰浣何可言喻時事一新陰氛頗釋民心之所共快繼是而無以新之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如聚教前月之雨霖霖連日山溪暴漲平野渺如湖海精年所無幸不甚為害水落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歲旬日更得一雨早田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旱暵猶亦有可救不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德而望一稔矣近聞饒之浮梁負郭一寺中井泉湧溢而地陷漂庐浮尸不可勝數水後舟行者見沿流居民收積漂材往往如堵所敗傷不少矣如聞臨江筠袁亦有水患大府當知其詳今風俗積壞人材積衰郡縣積弊事力積耗民心積揺和氣積傷上盛下竭雖得一稔未敢多慶如人形貌未改而臟氣積傷此和扁之所憂也比日所去之蠹可謂大矣變調康濟政爾惟難非君臣同德洞見本末豈易言此海內之責當有在矣願得從容以究

此意不啻刻渴秋深佳天氣當求一扣函文第恐前此促召亦
賴遣介相聞告以起行之日不陸所由定當前途求一見耳善
政固有所聞聞夏秋甚便於民恨未知其詳秋苗利病想已討
論甚悉為郡者只能於此二節去其害而致其利則又物已廣
矣其餘終有與宋清劄子言金谿月樁惜其不及施行謹錄呈
倘有餘力及之幸甚

題錢伯同

不記曾又復逾時然當時曉寢渴飲飢食皆涵沫邦君之澤
尺牘疏數尚奚足言荊公奚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
為標的及遭逢 神廟若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然其學
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棄去古既遠雖當世君
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荊公一切指為流俗於是非者
蜂起極詆譏之言不復有之又至理既不足以荊公之資又
堅 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荊公共
分其罪然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荊公哉
祠字隳敗為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竊慨
然而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此事欲
以記文下諉不敢喜溢支躰蓋茲事涇欝深頗自是一發舒之
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答姑此以謝緩報之罪記文尚
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

二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在語庇
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磔潭西有半山磔潭不下王湍
半山可亞龍精舍之前兩山廻合又自為一澗垂注數里噴薄
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飛濤四曰疎珠五
曰冰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為階梯可沿以觀兩崖有

蟠松怪石却畧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為執事道之王弱翁力辭於綠尊紅袂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某當併書之遲旬日納去

與楊守

鄉邦謁弊之深游金之憂蓋得賢師師振起而撫摩之欣幸之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屬者修敬數獲款晤深慰積年傾渴之懷至蒙禮遇之寵每踰涯分尤深感怍抵家欲具謝尺紙以不敏因循迄今然文華日勝情實日薄此後世公惡吾人相與以信義可文非所計故不敢深以自訟諒惟高明必不以是督過之某此月七日始得東還登山九日始遂逆山旁金谿與諸之安仁信之貴溪為鄰二境皆有盜賊之患金谿獨不然相去跬步之間事躬便相遼絕昔國之盜逃奔于秦乃今見之賢使君之效乃如此是事乃得如此行之親見非傳聞也金谿今歲旱處亦多通縣計之可作六分熟弊居左右獨多得雨頗有粒米狼戾之與但前數日南風亦頗傷稻日今雨意甚濃此去却要速晴以便收穫苟一成積雨則又有可憂者切窺賢者用心未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迂日頗從倉臺需糴本為平糴一倉以輔向來趙文所建社倉其詳教授知之得就渠索某劄子一觀幸甚

二

教之緒餘不勝降嘆從容平易惟理是求稽諸前古千載一轍周道之衰民尚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將以沽名名亦終滅將以徼利利亦終亡惟其君子終古不磨不見知於庸人而見知於識者不見容於羣小而無愧於古人俯仰浩然進退有裕在己之實潤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窮之聞其視懷璧負乘之

人何嘗蚊蚋蟻蚤哉三復來貺益厲此心敢悉布之求以為好惟執事終惠顧之

三

違遠色咲猴尔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鄉德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蠹賊質之淳熙勢之強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間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乱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權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乱本旨結怨於黨中以實為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听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宗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愿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疎事漏而無以絕其倖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況其是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乱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相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乱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到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大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

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當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下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曾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盜而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系於效區區以

裨萬一

與黃藍

某切見鄉來趙文舉行社倉弊里亦立一倉委校山家兄主其事某頗其所未安中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為莫若為平糴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糴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賑卹乎糴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可以權富民開價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為長利今以輔社倉之所不及而弥縫其缺又兩盡善矣其詳已嘗

與林叔虎

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真游刃有餘地矣願其志義文采欝未尽施行且觀騰驤耳李宮之壯根不得即一拭目記文見諸義當効力第非含卒所能成耳去冬為陳貴溪作重修李記謾往其

刻一觀向為仲權作宜章李記莫曾見否今竟未刻豈其有不當仲權之意者耶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溥叟身後事亦粗辦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已為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頑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為李者道古之聖賢如閔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閔之夭疾孔孟之在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冢在山間聞伯蕃姪訃以歸親舊家廷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歸之喪未葬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盡錄令小兒錄經德堂記往此文頗有補於吾道刺公祠堂記刻併往此皇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內義當與之戰力字下脫[illegible]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羨人一字若今人[illegible]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illegible]託弱翁[illegible]弱翁[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同逼管復送來某自書時有前本以紙寫去偶有此脫羨伯固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叙此物折衷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並生李問之病近得尺朋友之義遠則破後李之疑為後世之益若夫志學識闇君斯世為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沒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晦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慤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今錄所答渠書併所復陳潛君舉書往世固有甘心為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不肯為小人而甘心為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為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力不能自拔其所為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臾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流滴纏綿

有甚於甘心為小人甘心為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育此民後世文章絕道喪邪說蜂起孰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號為文章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字之綱

與陳君舉

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闊絕徒積傾馳遣人臨存辱以書弊備承近日動息慰浣可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降嘆世習靡敝因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封於私見蔽於私說邪鍼拒砭而自黨與假外訓飛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界人而曠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求忠及此[illegible]忘其驚驚以自效竭此其所不敢不勉著大公以戒私昭至信以熄偽非尊兄尚望誰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傳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劉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郎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齊夏之間適有困折其近抵城闉見其卧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援之不謂遂成長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已初向學時自厲之意勃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已暮用才術所託雖殊其趣則一此其為害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侯矣正已比來相與貌然視其朋遊觀其文辭驗之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

書

與李成之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曰發其為首相爪牙者故遑懼為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胥胥於間故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孟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為狂而條貫肇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藴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李尉處附至二月晦日書發讀懇浣之極別紙尤見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奮特立知官容奸吏家留盜廩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為之今幸尚知其為奸盜而患苦之護惜玩惜之又寖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為忠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昔鄭為國而然為家為身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與應仲宜

尚自使車在江東時草草具復來貺尋拜數字附鄉里士人以行而執事移帥南服之命已下用不果逕其時某適至隆興在翠岩洪井間得聞從者至止亟還城下則榮戟又南矣甚為悵然屬耳於復漕臺書中寄意語次亦曾及之否蒼梧舜迹所及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為郡古矣與自嶐嶀南渡更為近服班宣任類皆名儒重臣間者猶以漕書遺策來臨未務仰勤見流南碩之憂官人之難乃如此茲焉帥閫暫蒞明賢此其加惠資海之民可謂至矣撫柔安輯當有餘地遠方知方興於禮義此其時也漕臺心事拳拳伏想相得甚歡金蘭之誼於是有證徒蒙徒美某往歲亦蒙誤恩俾壓荆門尚違餘教以迄大矣區區近況有鄙文數篇公餘過目可槩見矣去年秋冬又兩通晦翁書然前說且倚閣矣

與張季海

又欲詣謁坐此塗潦政爾未遂缺然斯懷金谿西北并臨川處率多早田耕必三犂秋乃可望常歲及今再耕挾矣今阻寒凍曾未舉趾農者凜然有無年之憂當先啓蟄泉源已動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則及夏深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早微動晚稔徵今本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比年貨

泉日縮民生日貧穀價雖廉往往食重以冬春仍雪積雨晻
塗隴敗無所施力困亦劇矣霖霽未止為之奈何濟城小寇幸
已成擒警候之事尤非今日所能堪也邑民以公事至縣者莫
不稱頌賢德而游談之士往往以所信百石為疑雖其無根不
足深據然形似則有以致之更惟加察

二

久以道淳不遂往見既望常作一紙以致區區尋以少霖欲留
面剖又不果達今併往一觀新宰既不果來吾邑遂可以久被
賢者之澤向來不作久計深為足下不取古人於寧無小大無
久近其處之一也居一日亦當盡吾道學絕道喪所從來久矣
放利而行者滔滔也此嘗與主簿論喻義喻利之說語次曾及
之否弊邑之陋風俗未還於正所幸主簿意向甚矣第未甚更
歷耳外此不復有正言區區亦不能不為左右深慮要當卓然
以古人自期憫惻流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切偶溺人意無明
交無聞見與其親不正之人聞不正之言則寧其無也若見不
賢而內自省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則皆吾師也

與張元鼎

比方得向來論事之書張權因造簿正其宿弊此固當然比復
史君書固是之矣若創征之事此甚不可足下之辯殆類冊求
之辨伐顓史金谿陶戶大抵皆農民於農暇時為之事躬與著
易鎮中甚相懸絕今時農民率多窮困農業利薄其來久矣當
其隙時藉他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
其不給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初甚駭聞茲事維而
聞其說仕於沈尉即悟其為此謀人此豈能有補於調度若其
傷邦君之政體不復可得而文飾矣沈生小子本無知識豈恤
州郡豈愛邦君豈念小民顧為挾私者所嗾耳所重者惜者緣

夫字疑是
夫字

使賢使君為挾私之人所枉而足下又代挾私者為辨此人之術何其如此之高乃能挾一邪說以役二賢者又重可怪也今未知已如何施行正宜及其未溺有以改之無為此人所笑

與黃康年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遲之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雖然己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摧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猶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復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益勉之

與胡無相

惠書憂潤俗學傷悼邪見深中時病惟是惟許過盛非所敢承劉定夫得數日之疑張誠子迫試期不久一見相得訊云回日定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朋友近多讀尚書上古道義未有倡斯和無感不通只是家常茶飯今人既惑於利祿又蔽於邪說見說此理斷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與朱益叔

區區之學不能自已朋侪相謀亦謂月異而歲不同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久有定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疎漏舛錯往往有之必加刪削乃可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偽者此尤不可不知也開歲合并當究其說尊絕道喪私說詖論充塞弥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然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言至但詠歌伐木之篇絹熙其事終必有無間然者矣

與路彥彬

得函教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頑何以當雖然似有未相曉者

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右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纏絕肘見不少爲病累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登茲則茲當校較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若全錢穀粟之惠遺非某之任也聚族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飢歲日索公堂米無毫髮補助亦以事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俗義慕富貴者天淵不足諭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尤非所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與涂任伯

來喻勤勤大槩謂來學者未必可語而有耗氣勞躰之患此誠足下愛我之心也雖然足下頗未知自愛安能愛我哉比數得與足下接語此邦之士感焉者甚衆進而効說者亦不少矣大抵皆是何足與言仁義之意然稠人廣生其意蓋不皆如是也未意如是者必其不知自愛者也其意不如是者必其知自愛者也今足下之言乃與其不知自愛者若合符節此吾所以甚惑足下不取也素問之書乃秦漢以後醫家之書託之黃帝岐伯耳上古道純德備功利之說不與醫卜之說亦不如是比見足下好誦其言特素未講學不知其非耳其氣稟[illegible]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雖少加衰於壯時然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也何時合并以究斯義

與董元錫

元錫舊嘗有向學之意而中自責每切念之無由奉達今因此輙致區區幸少垂听往訓中言小人者甚多不可一槩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如君子既聞

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囿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純駁交錯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而從化則刑戮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雜俗汙潔之辨如雲泥矣元錫平時善事好修何至為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小人則恐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質不至於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又不得陶冶於先聖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為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此輩必不能如君士自知之明也然俗人中氣質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惜於元錫者為其氣質偶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又輒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陋如來書所謂雖即陋見也知己之說亦陋然吾能化陋以為廣大請借元錫知己之說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己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誠但恐元錫怕逢知己而元錫怕逢知己不安且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立復舊習可以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

與倪濟甫

聞不就程試決計登山甚為之喜壽翁寄示中秋分韻尤用嘉歎天宇澄澈月華晶瑩頻年未有如此夕者若子於此興復不淺是夕月午啓門相羊東望茲山亦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造次顛沛莫不當然極宋存養討當日新山翁在此濟甫之來不當遲遲也

與黃孝文

寵示盛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後生所及深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亦不可及然有如者憑所雖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缺在其中矣根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

論尚冀快誦孟子覽冀州之有餘橫四海兮焉窮之句以屬益壯之志當刮目以俟

與劉志甫

趙仲聲還得書讀之洒然深用慰懌順伯與足下相繼入冊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遽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交游間無賢不至扞格者當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為進德之驗甚著焉傳之氣稟恢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向來相聚失於懶散不曾與之啓其大端去歲嘗有一書勉之近得其書殊覺其邈然不相入深為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乎今錄向來書寄去若致力切瑳庶有其端也近與春伯一書痛戒其陋習實有能索觀之為佳道之行不行固天也命也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其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不明至其氣稟所蔽習尚所拘俗論邪說所蔽則非加意剝磨切則愛日明者曾無驗矣

與邵叔誼

教以向來為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敘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使須認為己物一句元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說猶是竊盜強盜為強盜而不讓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時所懷左右好隨即為數語述所聞每乘其實既得旬日次之教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其於初時此即友證之大者矣今不治必為痼疾豈更可言為學說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異也所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間友朋觀之皆駭而問曰何為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撥宜之

言也某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為此言矣屢言仁以為己任又嘗申之曰誠仁以為己任必不相隨而為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以藥之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況大乖其旨盡失其實邪向來造見對語移時初間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餒既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不得獨相呼問茲得來示方知塞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忘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熟而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具論殊未解然其辭氣寥束或恐可療也某復書又加明白併錄往幸精觀之

與江德功

發示晦翁書敬領回書徑自此道往矣副本錄在邵叔謂處可索觀之白白長長之言是古人辨論處非用工處言論不合於理乃理未明耳非誠意之罪也

與曾宅之

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卒難尋檢其時復書亦無草藁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朋舊講貫不敢泛為之說大抵有所援而後言若誠有是是必處來書而言之耳亦畧記得曾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留中雜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

後日相見當有可言耳亦畧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為易曉毋恃其為已曉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猒飫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解却不記得有溺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備録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也近見所在交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者蓋不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比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日力耗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此說更非相見不能究秋涼能一來乎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就後日亟訪當共讀之也

與周元忠

積雨遐想風練飛雪之壯甚願與諸公繼經其間以俟五之之

茂倫有意於此何必如此為要日渭景晴雲淡文此吾本集中也今日平分一春義和會當少出幽險緩轡大衢照臨吾往感此

感集

與答子南

日事事實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辨析是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鼎文量在而寡失銖銖而鼎至石必錄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紛紛為大小之辨也

二

廬倅處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焦慰馳素用力未懈無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然又必無疑然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未明則不容不疑思索之間辨

之則疑有時而釋矣疑亦豈足顧哉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
為疑何哉頭還更之毋滋其惑二包至此又矣今皆與其家約
秋間復來頤子堅既已去髮胡服非吾人矣此人質性本虛
妄故卒至於此肯任有一僧曰祖新姓胡字日新其為僧未本
志質甚穩實亦有夢衣冠之志曾識之否得來書函作此託廖
丈附便奉達不能多具

與吳顯仲

得書承此來覆用佳適淮學不替為慰來書見喻所學仍見敏
道說頗以藝能不如人為憂此甚非也當書論語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一章併子夏賢賢易色一章於几案間朝夕觀省以改
前過讀書作文之事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
足憂甚不足恥以才力所不可者為憂為恥乃是喜奇好
勝失其本心真所謂不依本分也吾顯仲氣質本自質朴淳實
何故如此但自依本分本實頭作人
求正於人有所疑
不去亦且隨見在有何不可但頻頻看前兩章書便自不至顛
倒也

象先生文集卷之十

象山書院西源陸和時雍編集

書

與朱濟道

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為小者所奪以敗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之習何足以汩沒尊兄乎賢郎志向極可嘉向來供課想其信篤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此志幸甚

二

面辱惠書諸兄諸姪傳玩贊歎不能去手比之今此書辭反如二人其愧前日簡忽不能悉意尽誠以相推挽遂使尊兄不能

暑去餘習尚此遲回然詩却甚佳詩意書辭亦不相似詩只兩句便說尽了後兩句却成剩語文頗不相紹續今欲易後兩句兼易前二字固不能出尊兄之意但稍次其文耳此理於人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却閑牽引術仰周旋只事天尊兄平日只被閑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揣度傳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意發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者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顏子之學不失其正明尊兄未須泥此而求但自理會真能見得此理後日徐徐取論語讀之渙然冰釋矣某嘗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時若與游詠諷誦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說則向來疑惑自當涣然冰釋矣縱有未解固當俟之不可強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真實與私識揣度者天淵不足論耳毋也不多言勉旃是望

三

示教曰用工夫甚善尊兄氣質忠厚得於天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感多得日剥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烱然不可昧設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與吳子嗣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也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略近於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二

不以前所復書為罪又下問之不肯苟狥流俗致致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隳闕

其來久矣縣文公所問孟子所答皆具大端儀節之末去甚鄙
俗不經皆可也來書謂定之僕等此尤未宜吾子在衰絰之中
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者可也安可謂之定柏人者乃巫覡所
為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辭卜葬擇子與夫異辭觀二孤
之過可以類見喪祭當論所主不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二節諸
皆無害

三

往歲家致書見問以喪禮如生年少能不徇流俗求古制又其
文用字造語皆暴奇異不肯碌碌以為鄉邑下鄉乃有後生能
如此亦不易得故生之書倖不合律度者雖多皆不暇責獨答
以所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既而聞生詭異其服為巫覡
深用駭怪亦頗悔初不知生而遽相對答有失言之累故表其
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illegible]

[illegible]吳人[illegible]今生誠能幡然自新[illegible]
而近乃不承於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則改過之言亦未敢
深信然吾人猶云云若此者望於生厚矣生其詣思之

四

字之及條理粲然弗畔於道尤必為廉第當勉致其實毋倚
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
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所重在末豈惟喪本終將併
其末而失之矣陳教授舊亦曾累相從惟其無本故其學日謬
書末所紬三條為意精切但前所取數語亦皆非是學無端緒
雖依放學賢而為言要其旨歸實已悖矣況雜廣淺何足為擬
若所謂致其譽聞不泯泯碌碌者尤不可不辨人有當德則知
疾沒世而名不稱者非疾無德也令聞廣譽施於身者
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幾夙夜以求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

不已也彼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為主宰方情於知拙則
斷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辨

五

前書敍其聞譽之說乃後世學者大病不能深知此病力改弊
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陳當深於此厥觀省作興動云
為判然與衆者異嘗謂有摯矣復前書特亦欲相勉未須
與陳教授往復後偶忘之至今不蒲沂歸自象山諸事先覆文
字亦不曾將歸旦晚亦擬便登山儻能一來諸當面盡

六

錄示仙郡首篇策問大旨竊所未諭　新君所位曾未朞月而
遽曰責成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哉以夫子之聖不退曰三年
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然明羽山之殛
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作司空猶八年於外然州之賦作十有三
載乃同古今難易縱有不同亦安有於半年之間而遽責其成
效之理哉又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貳
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躰以任君之事悉其心力及其才智而
無不以之然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
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
既已任之則不苛察其所為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
之本旨也今泛課功效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愜當且古所
謂賞罰者亦非為欲人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賞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
蹟斯世於大和者也此與後世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
山當究其說明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窺南山之所自來却帝舟
浮梅潭泓醽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山房也

七

承已登山結茅深用嘉歎近得周元忠書謂幹伯伯玉諸人有意遣輿夫相迎且問期日吾答以霽日麗景晴雲絢文即吾就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即大開徹輿夫至今未來豈其俟后土之乾又窘陰雨故耶昨日光風頗還舊冠乃今祁雲漫天寒飈先雨又復凄然似秋矣遐想雲臺領袖諸峯儲英育秀以相料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行止又速在天與人而已若此兩未止能冒之一來尤見嗜學

八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遺異況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已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已也故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人之者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亦何難何疑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顧恐未能成已耳若私淑二字則出於孟子當深明其旨不當輕用尤此此用字之疵不足以達理而能為理之累去代史政須點對來本極佳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須來此當為書之與傳李曾

二十四日發弊庐晚宿資国二十五日觀半日瀑由新蹊抵方丈已亭午山木益稠蟬若益清白雲高屯疊嶂畢露疎雨迥灑清風蓼然不知其為夏也何時來此共之適欲國紀點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與陳宰

代松之盜仰見嚴明不容逭戮比至山間具伏其罪祈免劣意論其初心乖戾殊甚至以省角之詞煩溷官府牽率縣察喧動隣里重費賢大夫之神明此豈可貸然斯人素狃惡習久為鄉里之害今茲適逢令尹之賢乃肯悔過效順幡然改圖亦有可

喜來此自訴其悔艾遷改之意甚力儻其自此回心易慮以歸於善諒於豈弟之懷亦必喜之前日亦以周處之事反復勉之矣斯人有公狀首伏未敢自前併周封納

二

無似之蹤舜處是適諸公過聽錄其姓名遽叨乘障之命進退惟谷荊門在重湖之側有道院之號事力優衍里時造物所以處貧游者尤非枯槁之所宜得然蒙泉之與飛雪金華之與玉之未知孰愈同志之士方此蓋簪紳綽簡編商畧終古粗有可繼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紀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儻得父於是山以既聚事是所願幸弥縫其闕而終惠撫之則惟賢大夫是望

與李宰

爲以學記所施足認不鄙然此文之作豈爲陳君設也之墓銘

不有間乎責溪安久金谿三邑最爲比鄰十餘年間不聞有官令尹吏胥猾獪姦民以嚚訟財利者與吏相表裏公爲交鬬肆行無忌柔良不得安迹陳宰所爲固多矣甫人意至其使此輩見不此視前政則優視比縣則優似未爲過許嘗蒙渠見訪一聞大義誠有愧恧自失之實使此心不泯滅復遇箴藥亦安知其不能幡然也在門下尤宜畧於錄其罪而詳於求其長恃高明與敦愛之厚不敢有隱諒不督過也

二

來教謂容心立異不若平心任理其說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不經見强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二字亦不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其說雖託之孔子實非夫子之言也彼固自謂寓言十九其書

道夫子言行者往往以致其新悔之意不然則借尊其師不然則因以逆其說皆非事實後人擾之者陋矣又韓昌黎與李翊論文書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韓文盛行後學士大夫言語文章間用平心字寖多究經其理二說皆非至言吾何容心之說即無心之說也故無心二字亦不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口所貴乎學者為其發明此理尽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牽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為之不靈此理為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為吾無心此即邪說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失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譎詐姦宄梏於末節細行流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明不行則其為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貌日勝良心正理日就無沒其為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拒絕者其為力勞於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楊墨而不在衍儀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李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

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然之勢非強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天下之言者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後天下方指楊墨為異端然孟子既沒其道不傳天下之尊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實也指楊墨為異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實也往往口闢楊墨而身為其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沒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往往稱道詩書論孟綜其實特借以為科舉之文耳誰實為貪知其道者口誦孔孟之言身蹈楊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則往往為楊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沒此道不傳斯言不可忽也諸人交口稱道門下之賢不覺吐露至此病方起不暇憂苦其辭

亦惟道人之必處之儻有未相孚信處當選後便

與趙景昭

新除極為贊喜邦之司直非兄其誰歸刑官古人所重皐陶戶陳謨論道之任而舜命作士今司直之名猶在大理又適為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人增慕古之懷今日法制有未容人遽實其名耳然珠藏淵媚兄其必有以處之矣

與王順伯

某祠秩之滿初欲復丐之適一二士友郵致諸公之意來促此文謂欲因是圖所以相處自度舜棄之人豈宜上累當塗遂絕此念且甘貧餒以逃罪矣不謂竟蒙荊門之除官閑境勝事力自贍無匱乏之憂又假以遲次使得既泉石之事究問學之樂為幸多矣非出推轂之素餘論之助何以逮茲敢不知自教以罷屯田收羨鑄之詳可謂恩感並立調度有方健羨健羨然在

尊兄分上直餘事耳日臺賜環入儀禁掖雍容密勿以究忠嘉
使至理昭明陰氛登廓羣疑消釋衆善敷榮在位在職莫不協
力同心以終大義此豈非長者之往而君子之所欲乎來教謂
若要稽發所學為國為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勢然
所以致此者亦人為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子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厲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
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大禹所謂后克艱厥后臣臣克艱厥臣夫
子所謂為君難為臣不易者皆欲私其艱以圖其易耳非懼其
難而不為與知其難而謂其必不可為也天下固有不可為之
時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為春秋戰国
何如時也而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如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
又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

時為然曰王猶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當民安天下之民
樂安王庶幾改之乎日望之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
故去豈予所欲哉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而難易
之論非所以施於此也曩者尸位之人固為朝廷之大崇羣小
之根柢而往年天夫之今年天殺之則天之所以愛吾君而相
斯人者為力宏矣有官君子豈可不承看一心相與勵翼以助
佐吾君仰承天意乎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
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槩至於此心此德則不容
有不同耳沮溺接輿豈是庸人凡士然所以異乎聖人者未免
自私耳來教謂既非以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為之
不敢必朝廷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真長者之本心也誠能擴而
充之推而廣之則高明廣大誰得而禦由前之說將自昭白有
不待區區之言者矣

承肩一本作永堅

使節在淮間時嘗復書薦區區幾有万一之助後包敏道自浙
歸乃知其時方得啓觀蒙復書謂為至論今二復本既與所傳
聞議論乃知實未蒙省察疇昔相與非徒親戚理有未安義不
容默尊兄清修寡欲與物不競與人處以不能言者人莫不愛
之獨有志之士往往有不快於尊兄向來求嘉諸人甚敬尊兄
政績而又議其嚴酷無儒者氣象此固是謬論某嘗深排之矣
是不足道其間却有疑尊兄所為不免流俗或謂是鄉原之類
尊兄以抗志古人為非有何以是嘐嘐之意此一論則近是向
來伯兄因與尊兄論及監司之職見尊兄說不應求事但當因
其至前而處之退甚不說以為如此作監司民亦何賴某亦嘗
稍辨之然幾咸謂未免俗元晦又謂尊兄壞人已成之功以奉
執政此乃復書未及與辨以其觀之尊兄天資極有過人處而

大志不立未免同乎汚世合乎流俗獨其質剛而內明故有從
善服義之長向來家庭議論與家兄初至西台官宅時窮冬踰
月之焦火炉中劇談皆始疑而終釋始辯而終息始之所甚不
可而終乃有切當之稱此必有以當尊兄之心而以為切事合
理故疑釋辯息而稱之尊兄必非苟從而見諛者自為奏邸居
雖相迹而尊兄之情已寖異於前日盡相聚劇談時少切磋往
復研覈之工不繼尊兄之心復歸于嘉矣況今相疎知是之久
固宜不相亮之其日與游處議論者豈能啓尊兄之意其庸陋
無知牽引尊兄相與論胥則有之矣如謂輟育英才之真樂親
未盡之鹿完想非所好此是話作兩截好與不好此在某之心
不可誣也尊兄政如老氏所謂夫子所謂明乎礼義而陋於知
人心又引陳君舉之在福唐晦翁之在浙東以相警至謂親家
尤更誠實不以小人待人尊兄昧於知人一至於此哉某平日

誠不以小人待人但求尊兄所謂盡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無有不善吾未嘗不以其本心望之乃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亦可以保民之義即非以為其人所為已往者皆君子也至其見人之肺肝能由盡其情則自謂有一日之長向來火炉中與尊兄論人物所以得切當之稱者皆以此別後三生作國王來總忘之也馮尊之至今未相符合然所以相敬服者多在論人物處蓋其人與尊之甚稔而與某甚生或不相識而但見其言論事即便能知其心也尊之以此相敬近福建一士人在此因言其鄉人爭行其憂折之其人始力辨之而終亟服今其人於吾道雖未甚有得而必相從之意者實在此也此人亦晦翁處學者其平時所望於尊兄者甚厚若以此相扞格則是無復可言矣義不應只如此為請教之端亦即合并更惟節抑以豫揚名[illegible]

與尤延之

[illegible]三階[illegible]人五年其為傾倚何可云喻退然者[illegible]久滯朝者[illegible]人之難[illegible]掌奉常處事之[illegible]載大典紹興時[illegible]

自　壽皇種椿堂華聖上[illegible]用極而西接北門高文大冊[illegible]為稼軒山林之人矯首盛華分[illegible]一辭何可得說讀論思[illegible]已甚晚有識之士咸謂未足以[illegible]盛福日[illegible]柄用援引連茹使野無遺賢為吾吾[illegible]太平之[illegible]輒肆媒孽使人重為駭歎茲為[illegible]者之歸得山房於龍虎山之上游泉石之勝雲山之奇平生所鮮見其畧亦[illegible]見於朋舊書中尚欲稍記其詳亦以採訪未遍猶未及也荊門之除良出望表豈推轂之賜有以致之耶幸尚遲次猶可畢草堂之役耳第私門禍故重仍五年之間尊幼之喪多於年數素家亦復多事妻母甫及大祥昨日又聞妻弟之

計乃鄉年至都下相見乞銘者亦然之軀殆無以堪長姪煥之
徑往求見將過浙東迎先兄教授家嫂與姪女歸成吳正字婚
禮諸事當能由稟

與豐宅之

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來之樂每恨不得與吾宅之共此
承需鄙文乞筆更不能多錄謾往數篇亦足以知山野況味遊
仙岩題壁之末二姝其一名櫄之者乃校山兄之子賦質純雅
少賛家政事上使下負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絕出
等夷琴尤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六春末無疾
一夕談笑間奄然長逝極為痛心亦恐欲知使人到山間又值
持之疾作老大亦苦頭痛登山未久交朋踵至應酬殊役役作
復莫究所懷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